

曾文正公全集

四

新式  
標點

# 曾文正公奏稿卷四

## 遵旨覆陳并請中外臣工會議勦擒事宜摺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爲欽奉諭旨恭疏覆陳，并請勅下中外臣工會議勦擒事宜，以定謀議，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上諭：「晉省完善之區，并無得力勁旅，設被竄擾，關係匪輕。著會國藩速派劉銘傳等軍循河西上，酌量水陸兩路，孰爲便捷，馳赴洛陽以西一帶，扼要駐紮，與秦晉防兵聯絡聲勢，相機防勦，俾賊不得分竄擾及完善。」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九日奉上諭：「會國藩身任統帥，責無旁貸。前經疊諭該大臣籌撥一軍，兼顧晉省，并令劉銘傳等軍馳赴豫省北路，繞出賊前，防賊竄擾秦晉之路。又令派撥馬隊馳赴豫省助勦，復以賊去徐郡甚遠，令該大臣酌量前進駐紮。乃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情形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諒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惶悚莫名。查派撥馬步各隊赴豫及臣仍擬駐紮徐州各情，業已於本月初八日專摺具奏在案。目前賊勢前股已至南召魯山裕州，并聞竄入湖北之棗陽，後股由臨潁鄆城而折回上蔡。接據吳昌壽咨稱：賊將竄擾周家口，又接劉銘傳文稱，即日由周家口出隊迎擊上蔡之賊，諭旨飭令劉銘傳一軍循河西上，馳赴洛陽以西，扼要駐紮，自係先事預防之策。臣竊觀刻下局勢，周家口最爲扼要之區，該處距豫之開歸陳許及汝寧光州六郡，均在三百里內外，卽皖之潁州及蒙亳老巢，相去亦不過三百里。八面受敵，不可無重兵鎮駐。臣所部各軍，惟劉銘傳將略較優，人數較多，故以周家口之重任付之。今若移駐洛陽以西，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至秦晉兩省防務，臣聞陝西殘破更甚於河南，似非該逆之所

垂涎。山西雖屬完善，然黃河天險，似非該逆所能遽渡。自洛陽至潼關五百餘里，必須晉豫兩省，多設礮船，乃足禦之，亦非陸路一軍所能徧防。劉銘傳西去，竊恐無益於晉，而有損於豫。臣既知周家口之防，更切於洛陽，不敢不割切上陳，冀迴聖聽。且不獨劉銘傳一軍，萬難遠調也。李鴻章部下淮南之勇，不慣麵食，與楚軍同，而其軍火礮械之笨重，則更甚於楚軍。自古行軍，皆以糧運爲先務。乾隆年間，新疆用兵，以大學士黃廷桂總理肅州糧台，米麥雜糧，無一不備。車駝轉運之瑣瑣，純皇帝親自計畫，遙爲指揮。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糧械多有闕乏，將士不肯盡力。臣與李鴻章所部，歷年行兵於江湖水鄉，糧運最便，士卒習而安之。今改運於濟寧周家口等處，尙有連河、淮河一水之便，而泝流太遠，已覺十分艱難。若再令遠征秦晉之交，不特不能多運大米，並不能多運洋礮，恐淮勇遷地弗良，或生他變。前此靈營調赴關外，亦以道途太遠，無米可食，中途潰變。臣未能先期陳奏，力阻其行，至今愧恨。頃在臨淮，臣檄翰林院編修張錫嶸招募淮北之勇，專取能食麥麵雜糧之人，冀備他年征勦西北之用。其在淮水以南，不慣麵食者，概不收募。蓋恐飲食違其本性，驅策必不得力。此又臣所輾轉籌思而未敢輕調秦晉防兵者也。至於節制三省之命，臣三次具疏固辭，未蒙俞允。以臣賦性顛愚，卽一省已難專任，然臣受恩深重，雖數省亦當通籌。竊計捻匪可到之處，約有八省，分爲三路：江蘇、安徽兩省及豫之歸、陳、齊之兗、沂、曹、濟，臣初次疏中所指之十三府州皆東路也。直隸、山西兩省及豫之彰、懷、衛、輝、濟之東、武、臨、清，凡在黃河以北，皆北路也。湖北、陝西兩省及豫之南、汝、洛、陝等郡，皆西路也。論用兵緩急先後之序，則東路最重，西路次之，北路又次之。論微臣之才識，與所部之兵力，則卽東路十三府州縱橫千里，已嫌汎地太寬，動虞疏失，實不能兼顧西路，更何能謀及北路。今皇上飭臣兼顧晉省，已在節制三省之外，而外間望治之心，責臣之詞，尙不止於晉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後追，爲防爲勦者，皆臣軍應辦之事。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當此重咎。以僧格林沁之賢，忠可以泣鬼神，勇可以迴山岳，辦捻五年，尙未蕨功。今捻匪之馬匹愈多，而時論之視賊愈輕，一似數月期年，可望肅清。臣又安能奏此速效。臣自揣殫竭愚誠，竊

東路十三府州之防，加以清查民圩，訓練馬隊，一二年內，或可漸就穩固。其北路防河之法，西路堵勦之方，均非臣力所能逮。應請旨飭令山西河南速辦舟師守禦黃河，免致賊竄晉境，倉皇貽誤。臣管見所及，已略具於五月初九日十三日七月初八日三次疏中。常思堅持初議，又恐失之執拗，可否仰懇天恩，勅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撫會議勦捻事宜，各抒所見，恭請宸斷。定一不可改易之策畫，分汛地各專責成，無論賊竄何處，而辦賊之方，萬變而不離其宗。庶幾謀不紛歧，事有歸宿。微臣幸甚！大局幸甚！至臣處奏報之稀，曾於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覆奏一次，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仰蒙聖訓稱許，數年以來，不改此度。茲奉嚴旨詰責，惶愧無地。若欲藉此獲咎，以卸仔肩，則臣生平所志所學，斷不肯如此取巧。伏乞聖慈垂鑒。所有遵旨覆陳，并請中外臣工會議勦捻事宜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拜摺後，即於本日前赴徐州，整理馬隊，俟抵徐後再行陳奏，合并聲明。謹奏。

補參陳國瑞摺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爲曹南未能救護之總兵，同罪異罰，補行糾參，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總兵陳國瑞隨同親王僧格林沁帶兵勦捻，與郭寶昌分統左右兩翼。本年四月曹南之戰，僧格林沁追賊陣亡，郭寶昌不顧主將，奉旨革職。拏問其餘翼長成保以下各官，未能救護者，發遣降革有差。卽山東撫臣閻敬銘布政使丁寶楨等，亦均交部議處，予以應得之咎。紀綱所在，不稍優容。獨陳國瑞飾辭巧脫，逍遙法外。無論所稟受傷各情，不足深信，即使均屬實情，亦祇可略從末減，未便概置不問。伏讀五月初二日上諭：「陳國瑞未能救援僧格林沁，本屬咎有應得，姑念其從來打仗奮勇，屢著戰功，且此次身騎俱受重傷，困苦情形，不無可憫，姑免置議。」等因欽此。仰見朝廷愛惜將才，格外寬宥。惟臣接統此軍，博詢衆論，僉謂以馬步各翼長同罪異罰，不應過於懸殊。古稱法立而後知恩，在帥臣當申明法律之嚴，

庶裨將益感戴聖恩之厚，相應補行糾參，請旨將總兵陳國瑞撤去幫辦軍務，革去黃馬褂，暫留處州鎮實缺，責令戴罪立功，以示薄懲，而觀後效。所有補行糾參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寶圩團練殉難請卹摺

同治四年八月初八日

奏爲宣城縣金寶圩團練陣亡紳民懇恩分別旌卹，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安徽寧國府宣城縣金寶圩，地本膏腴，人知好義。自咸豐六年以後，鹽提舉銜候選訓導丁翥等創辦義團，寧國府兩次失陷，該圩屹然孤立，力挫賊鋒。至同治元年冬間，僞侍王率領悍黨圍攻數旬，十二月二十日，破圩而入。賊銜恨次骨，恣意屠殺，一圩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其逃至蕪湖者，老弱一千餘人。臣爲籌款賑卹，僅存百分之一。歷數辦團之堅忍，被害之慘酷，僉謂爲各省所無。嗣據該圩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等查明圩內殉難紳民婦女，就其可考者，造具清冊，就近稟請侍郎臣彭玉麟行營咨送核奏。彭玉麟駐營裕溪口，周歷沿江上下，親見該圩遭難之慘，白骨青燐，目不忍觀。本年二月間，捐資購買義山，收檢枯骸，爲萬人大塚，勒石誌之，以表節義。每與臣言及金寶圩死事情形，爲之隕涕。臣查該圩以一隅之地，力抗悍賊，至七年之久，卒以勢孤力竭，萬衆同殉，忠義之誠，堅逾金石。當將清冊發交采訪忠義局委員，詳加核對，據該委員等將宣城縣歷年殉難紳民彙案請奏前來。臣覆加查核，內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合家殉難而口數可計名字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并無口數可計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者九十七員名，團總團丁殉難者六百七十四名，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名，婦女殉難者一千零四十三口，均屬大節凜然，臨難不苟。相應繕具清單，仰懇天恩，勅部分別從優旌卹，以爲効忠苦守者勸。除事實清冊循案咨部外，所有團練陣亡紳民彙案請卹緣由，理合專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兩江忠義未奏各案，俱已移交署督臣辦理。此案係臣與彭玉麟始終經理，該圩紳民殉節尤慘，謹由臣主稿先行具奏，合併聲明。謹奏。

移駐徐州整理馬隊并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

奏爲微臣移駐徐州整理馬隊并陳近日軍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四日自臨淮起程八月初四日行抵徐州旬日來料簡各起馬隊計已到徐州者共爲四起一爲色爾固善所部官兵七百二十八員名原係高福常星阿溫德勒克西三人分帶奉旨派色爾固善統帶一爲托倫布所部官兵四百八十五員名一爲訥穆錦所部吉林官兵一百五十五員名前敵馬勇四百四員名此三起者均係親王僧格林沁舊部合之國瑞本年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共計四起凡馬隊二千七百七十二人然舊存者馳驅太久傷病甚多新調者技藝太生遭疾亦重必須大加裁汰訓練成軍方足以利征勦臣督飭營務處李昭慶李恆清會同管帶各官認真挑選編立隊伍配齊器械換補馬匹計色爾固善原帶之隊挑留五百一十九人專歸高福管帶托倫布原帶之隊挑留三百五十四人又添併吉林兵三十八人仍歸托倫布管帶該兩起官兵遵旨均令色爾固善統領節制訥穆錦原帶之隊除酌留吉林官兵併入托倫布部下外專以前敵馬勇四百四員名責成訥穆錦管帶其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原派營總帕克巴札普貢噶德里克二人久病未愈馬匹亦倒斃過多現僅挑留兵丁五百一十六人另派營總二員檄令溫德勒克西管帶其餘老弱患病者概行遣撤回旂以上四起共祇挑選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又挑留官兵五十七員名一并隨營差遣此外尙有烏爾圖那遜所帶七百零九名前已奏明駐紮周家口據稟該起官兵出征年久殘廢俱多請卽分別汰留其土默特一起並請全有遣撤臣擬俟周家口防務稍鬆調回徐州大加整頓其應留若干應撤若干另案奏明辦理至富森保所帶一起官兵三百七十四員名前由河南調赴徐州富森保僅帶四十三人來徐其部下官兵均已陸續遣歸湖北經督臣官文奏明咨會臣因并飭富森保於八月初八日自徐赴楚卽作爲楚省防勦之兵此臣整理馬隊之大概情形也規模甫定臣本擬親行教練認真操演再行分別調派惟現

據各路稟報，牛洪任柱、陳太溝、賴文光等股，回竄阜陽縣境之瓦店、集迎仙店等處，占踞各圩，勢甚兇悍。英翰部下駐紮潁州，出隊截擊，略有斬擒。安徽撫臣喬松年飭調張得勝一軍，由固始回勦，克蒙額從潁州繼進，臣不得已檄飭色爾固善統領該兩起馬隊，由徐州前赴潁州，會同勦辦。並檄周盛波一軍，由亳州拔隊，南赴太和、潁州一帶。劉銘傳一軍，由周家口拔隊回援潁州，各路合力會勦，或可一收夾擊之效。除各軍戰狀具報到日，續行陳奏，并遣撤馬隊，俟起程回旂，分別奏咨外，所有微臣整理馬隊，及近日軍情，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銘軍疊勝偪賊東竄現籌布置摺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奏爲劉銘傳一軍疊獲勝仗，偪賊東竄，曹州現籌布置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以捻逆竄擾潁州，飭令劉銘傳一軍，由周家口回援周盛波等協勦，於八月十八日奏明在案。劉銘傳未接臣檄之先，已派劉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各營，張景春、劉盛瑞率新練之馬勇二營，由周家口馳赴潁州，於十一日行抵沈邱，與豫軍蔣希夷、皖軍康錦文等會同進勦。十二日，進偪回張賊寨。該逆窺我營未定，集馬步賊萬餘人，乘機猛撲。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酣戰踰時，斃賊三百餘名。蔣希夷、康錦文兩軍從中路繼進，張景春、劉盛瑞馬隊兩邊包抄，賊即奔潰。我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擒斬甚多，奪獲器械無算，騾馬二百餘匹，拔出難民數千，破賊寨二十餘座。賊狂竄向西，南而去。十四日，又折回洪河之北洋埠，兩日夜竄至項城西境之南頓集，距周家口五十里。劉銘傳遂督軍由項城間道，一日夜馳抵南頓，飭各營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三路并進，賊勢披靡。我軍疾追十餘里，殺斃槍斃賊千餘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馬百餘匹，器械千餘件。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此劉銘傳一軍在阜陽、沈邱兩次獲勝肅清皖境之情形也。賊渡潁後，由西華竄入太康，劉銘傳於十九日追抵太康，至則賊又奔向睢州。二十日，追

至睢州，則賊又已先發矣。劉銘傳乃暫棄步軍，獨督馬隊，馳三十餘里，從後追及。賊四散狂奔，拋棄輜重器械甚多，敗潰十餘里，復聚馬賊數百迎敵。又經張景春及營總白圖善六十七訥爾桓額等擊退。其周盛波一軍，馳至歸德，邀截以賊匪未過宋郡，不及而返。此十九二十等日追勦四百餘里之情形也。自二十日後，該逆竄至考城之保庶寨，曹境之魏灣集，盤踞定陶境內，已越三日。據劉銘傳送到生擒賊供，此次東竄之匪，係任柱爲主，而賴文光、牛洪亦在其中，圖入青石關，以擄掠富饒之境。臣查羣賊之中，以任柱之騎爲最悍，以賴文光之謀爲最詭。如果二酋同來，則賊勢已趨重東路，而青石關通登萊青三府，尤爲山東膏腴之地，不可不速籌援勦。除飭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外，頃又調張樹珊之步隊，色爾固善之馬隊，率徐州全軍，馳赴山東協勦。又調臨淮六千人，以四千接防徐州，以二千續往山東，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以遏東賊回竄之路，留劉銘傳一軍仍駐周家口，以扼陳汝最要之區。惜無大枝馬隊，可以縱橫追逐，僅現有兵力東顧齊省，西顧豫省，中間兼顧徐州臨淮兩處，期於首尾相應。此臣近日調度諸軍，布置各路之情形也。欽奉八月二十二日兩次寄諭，飭臣進駐許州，并籌游擊之師。臣屢疏覆奏，本擬四路駐兵之外，更添大枝游擊之師，惟游兵須以馬隊爲主，而以步隊之輕迅者助之。今臣處所接舊管之馬隊，不滿二千，其餘新調之察哈爾馬兵，新募之淮馬勇，其數無多，其技尤劣，不敢驅之向敵。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尙無破寇之術，日夜焦思，彌深愧悚。至賊勢趨重山東，自當先勦東路，不必遽赴許州。皇上因時制宜，想有權衡於至當者，伏乞續示宸謨，俯鑒愚忱之不敢欺，助以棉力之所能及。微臣幸甚。所有勦賊獲勝，及近日調度各情，恭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奉旨覆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

奏爲疊奉諭旨，恭摺覆奏，并陳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奉九月初六日寄諭，欲令李鴻章親帶楊鼎勳等

軍馳赴河南，將豫西股匪撲滅，兼顧山陝門戶。而以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義、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飭臣、函商迅速覆奏。又奉十一日寄諭，令鮑超馳赴豫南，歸臣節制各等因。仰見聖德謙冲，憂勤彌篤，聞命之下，愧悚難名。臣查近日軍情，捻衆回竄，徧布荷澤、曹定等處。潘鼎新已至鉅野，由徐州調往之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各軍，均至濟寧，正可會合進剿。而該匪忽分支狂竄，一支回竄徐州，攻破銅山境內之辛家寨，邊馬及於鄭家集，距徐城僅六十里；一支直趨濟寧之長溝，勢將渡運河而東。據各路探報，馬賊近萬，步賊以六七萬計。任柱牛、洪賴、汶光、李允、陳大濶、各酋，俱已東來。其西留豫境者，僅張總愚、南陽一股，人數較少，力亦較弱。是目下賊勢趨重東路，不特秦晉暫可無恙，卽宛洛患亦稍輕。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徐州一支，恐竄沂州、海州，而擾及裏下河、長溝一支，恐竄濟南、泰安，而擾及東三府。現飭潘鼎新、張樹珊兩軍，防勦東北、濟泰一路，而調郭松林、楊鼎勳兩軍，防勦東南、沂海一路。此外則劉銘傳留於周家口，周盛波留於歸德府，斯六軍者，皆淮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其防戍大江以南者，僅有劉秉璋等三起，分駐蘇松、東壩等處，萬不能再行調出。千里空虛，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勦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臣所部楚軍，除酌留劉松山等勦捻外，餘擬全數遣撤。疊經奏明在案。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麾。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是李鴻章之無兵帶赴西路，時爲之也，勢爲之也。臣屢接稟報，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寶田、婁雲慶等疊獲大捷，髮逆勢極窮蹙。又有劉典、康國器劉連捷、周寬世各軍，星羅棋布，似閩越餘孽，不久卽可殲除。諭旨令鮑超改赴河南，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惟餉項由楚省解濟，未知能否無缺。臣擬商之李鴻章，若能由江南協解數成，則河南多一枝勁旅，湖北少一分供應，俾聖主可紓西顧之憂，而微臣亦稍塞豫人之責。諭旨垂詢，以李宗義、曹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查李宗義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以道員留江補用。本年奏署運司，疊擢安徽、臬司、江寧、藩司，一歲三遷，已爲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

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復原官，洊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習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助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數年以來，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往往破格超遷；外間因其不次之擢，疑爲非常之才，責備之下，加此吹求，於是臺諫彈劾生風，并歸咎於原保之員。若使保升者循資漸進，少爲迴翔，久經磨練，則該員不至見妬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乎疆吏。實於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臣抑尤有請者：歷觀前史，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戰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賞罰百僚，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闔外之臣，不宜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其患猶淺；闔外而干預內政，其害實深。從古統兵重臣，遙執國命，未有能善其後者。同治元年正月，皇上命臣保舉封疆大員，臣密片奏稱：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等語，仰蒙聖慈垂鑒。今以要缺督撫命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見，密保尙且不敢，會商更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管見，未審有當於萬一否。所有疊奉諭旨，並陳近日軍情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近日軍情片

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

再正封摺間，又據潘鼎新等稟稱：捻逆因濟寧長溝一帶，駐有重兵，不敢北竄，已由武城、金鄉、南趨豐、碭等處。據擒賊供稱：該匪欲回雒河老巢等語。查賊蹤飄忽，臣調諸軍甫集曹、濟，該逆忽擾及徐州，徐防兵力頗單，祇堪堅守，不能迎勦。欲調馬步各隊回顧徐郡，該逆又將紛竄他處，狡謀多端，亟肆疲我，殊深焦灼。又接李鴻章函稱：因奉馳赴河洛之旨，欲留楊鼎勛等二軍暫緩前進。臣以沂海裏下河一路，尙無防兵，仍當飛檄調來會勦徐境之賊。又接劉銘傳呈稱：張總愚一股，由南陽西南竄去，已近鄂省邊境。楚北防範甚嚴，似亦不足深慮。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官軍疊勝該逆仍竄山東摺

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

奏爲官軍疊獲勝仗，該逆仍竄山東，恭報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自九月十五日以後，任賴牛李各酋分支直犯徐州銅山，臣於十九日具奏在案。厥後曹州之賊知濟寧防守甚嚴，不能渡運河而東，遂悉數南竄徐州，分布豐沛銅山境內，盤踞湖團一帶。臣調張樹珊色爾固善等同軍追勦，并調潘鼎新越境夾擊。二十三日，張樹珊等駐軍豐魚交界之谷亭，紮營未定，賊馬五六百匹突來撲犯。我軍迎擊敗之，追奔十餘里，擒斬數十名。二十八日，臣派營務處李昭慶帶忠樸等營，會同張詩日之步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馳勦徐州北境。二十九日，至柳新莊，賊大隊南來，見官軍步伐整齊，且戰且走。我軍追及於張谷山，烏爾圖那遜馬隊從旁抄擊，副將黃金志衝其中堅，賊勢不支，紛紛敗竄，追逐二十餘里，逼入湖中，淹斃百數十名，陣斬二百餘名，拔出難民三百餘人，生擒悍賊二十六名，奪獲器械騾馬甚多。賊由劉家集西竄蕭縣而去。色爾固善接到臣檄，知賊已逼近徐州，二十七日由豐縣回顧郡城，初一日行近蕭縣，與賊邊馬遇於郝家集。色爾固善令高福托倫布爲兩翼，而自率訥穆錦分三路并進，賊即敗潰，追至胡家莊，擊殺數十名，生擒十三名，奪獲騾馬五十餘匹，餘匪逃入民房。我兵縱火焚燒，逸出者盡皆殲斃。此徐防諸軍各獲勝仗之情形也。臣意賊既由曹而南竄徐州，又由徐州而西竄蕭縣，勢必回顧蒙亳，老巢矣。據生擒賊供亦云，將回蒙亳，或云窺伺清江。臣飛咨喬松年吳棠速爲籌防。不料賊於初二日，又復折回豐縣，與後會股合，徧布城南十餘里。是時鼎軍四營，尙留濟寧，僅六營先到豐縣，兵力甚單。初三日，潘鼎新帶六營八成隊，赴陳家莊，布置相定，自率零騎，逼近賊營挑戰。該逆悉衆抗拒，我軍漸退，誘賊離莊里許，故示以弱。賊見官兵極少，縱令馬步各匪約二萬餘人，四面圍裹，更番衝突。我軍屹立不動，俟賊逼近，將洋鎗連環施放，炸礮迎頭轟擊，賊陣潰亂，我軍乘勝縱擊，殺賊一千餘人，屍骸枕藉，炸斃馬匹，奪獲器械，不計其數。賊向西南狂奔，竟夜不敢停宿，折而北竄，直向魚臺。

一路。初四日，適遇道員潘鼎琛，帶留濟之四營前來，與戰于豐北。潘鼎新仍帶六營，并調副將王心安之軍，馳往夾擊，殺斃無算。賊復大敗，竄向西路單縣而去。此濟防潘鼎新一軍在豐縣南北兩獲大勝之情形也。臣查該逆狡詐多端，飄忽異常，從不肯與堂堂之陣，約期鏖戰，必伺官軍勢孤力竭之時，出不意以困我。此次徐濟諸軍，各有斬擒。惟潘鼎新以孤軍當狂寇，以步隊擊馬賊，人人自危，竟獲全功，差足以寒賊膽。惟該逆死黨極多，行走甚速，乘虛蹈隙，是其慣技。當初竄東省，已有由青石關窺伺登萊之說。現值運河水涸，難保不潛行偷渡。潘鼎新一軍已全隊撤回濟寧防所，臣飭張樹珊色爾固善暫駐豐縣。如賊久駐曹屬，該兩軍仍當齊赴山東。如果渡運內竄，再調李昭慶率大枝游擊之師，赴東會剿，以保完善之區，而遏狂奔之寇。所有官軍疊獲勝仗，該逆仍竄山東緣由，恭摺由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籌商直隸河防片

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

再臣接奉十月初四日寄諭：「豫省馬隊太單，現在直隸河防漸鬆，所有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即著劉長佑飭令統帶赴豫，交吳昌壽調遣」等因。欽此。查捻匪現竄曹單，與直隸之東明長垣一帶，處處毗連。霜降以後，黃河水淺，歸槽破船，本屬無多，轉瞬歲寒冰堅，即可鋪草墊土，全河皆成坦途，尤非破船所能爲力。臣方深以爲慮。黃河北岸汛地甚長，目下祇可增兵，斷難減戍。臣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北鄰畿輔，天下之根本也。南鄰江蘇，臣軍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也。賊匪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運河以北，平衍富饒，不似豫皖之難於覓食也。若非數次痛勦而大創之，則該匪斷不能忘情於山東。山東之事，一日不鬆，則直隸之防，一日難弛。相應請旨勅下直隸督臣劉長佑，仍將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調回駐守，并須酌添步兵，使將領皆知冬春之防，重於夏秋。務保萬全，是爲至要。至豫省馬隊太單，臣亦豈宜置之不顧。惟畿疆防務較重，不得不略分緩急。如果該逆因此間五次敗挫，

不敢留戀山東，則必由曹單回竄河南。俟其竄過開封陳州以西，臣當一面具奏，一面咨商劉長佑、吳昌壽或調安住馬隊，仍赴河南；臣亦當添派大枝游擊之師，赴豫會剿。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寧陵扶溝等處勝仗摺

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

奏爲官軍在寧陵扶溝等處擊賊，疊獲勝仗，並現籌勦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捻逆在豐縣南北，被我軍兩次擊敗，仍竄山東。臣於十月十一日具奏在案。該逆知東路防守甚嚴，不能偷渡黃河，復不敢久駐曹屬，遂折而西竄。知歸德有兵，欲由舊黃河北岸繞越直趨汴梁，與張總愚合股。駐紮歸德之周盛波探得此信，卽傳令帶六成隊，裹五日糧，於初九日拔隊至睢州迎擊。行至寧陵之趙村集，途次接得該令稟報，縣城被捻逆大隊圍攻，勢甚危急。卽將鍋帳存留趙村，整隊直逼城下。時已二更，賊撤開東面，任柱馬隊、賴文光悍黨俱紮離城西南之十五里。周盛波恐賊至天明遁去，議定乘夜攻之。其弟記名提督周盛傳素善夜戰，因令與副將衛汝貴、董邦傑三營伏於黃河。集復派記名總兵周壽昌、劉啓福由東路進攻，游擊楊安典、賈起勝由北路進攻，自率副將周盛武、楊正國由呂家集中路進攻。洋鎗如牆而進，出賊不意。任賴二逆揮令悍賊圍繞中路，不料伏兵忽起，橫出截擊，鏖戰逾時，賊紛紛敗潰。我軍四面尾追，由呂家集跟追四十餘里，至睢柘交界，賊狂奔向太康大路而去。共殺斃悍賊六百餘名，拔出難民千餘，解散脅從甚多。奪獲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據擒賊供稱，偽祥天安、袁逆被游擊賈起勝等擊斃，牛落紅坐馬衣服盡行拋棄。僞天將唐矮孜坐馬槍斃等語。此初九日夜周盛波在寧陵勦賊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該匪敗後，由太康南竄，行走甚速。駐紮周家口之劉銘傳聞東賊回竄，初十日卽帶隊向東迎勦。十一日行抵西華之上郭橋。十二日中途接扶溝縣稟，知縣城被圍甚急，求援未刻。馳抵扶溝縣之東宏濟橋，見賊邊馬，當卽飭令劉盛瓚、張長發帶馬隊兩營爲前鋒，自督馬隊一營，步隊三營爲後應。復派唐殿魁由北路、劉盛藻由南路同時并進。賊見我軍

驍至，向西遁走。劉盛瑤等追及，擒斬十餘名。至城西里許，遇賊馬步大隊萬餘人，分三大枝，將我軍包抄。中軍圍裏尤密。劉銘傳傳令結陣自固，四面環擊，斃賊甚多。劉盛藻派馬汝霖、丁汝昌擊其左，唐殿魁派王得成等擊其右。我軍伏地，蹂進，施放排鎗，賊勢不支。劉銘傳令李錫增、馬汝霖等連開炸礮，打入賊陣。該匪駭而狂奔，我軍追殺十餘里，陣斬二百餘名，鎗斃一千餘名，奪獲器械無算。扶溝城圍立解。我勇亦傷亡數十人。是夜三更，賊尚奔走不息。此十二日，劉銘傳在扶溝勦賊，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臣查此次捻逆東竄，其初雖未受懲創，厥後徐州小捷，豐縣大勝，俱是攔頭之師。今寧陵扶溝之戰，亦係攔頭要截。該逆處處投觸網羅，不能逞其流賊馳騁之故智。據生擒賊供，寧陵之役，僅有任賴、牛李等酋一股，扶溝之役，則已與張總愚一股相合，目下不敢東竄，將謀擾及湖北。據吳昌壽咨羣賊現聚襄葉舞陽一帶。臣於十八日檄飭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兩軍移駐周家口，騰出劉銘傳一軍，作爲游擊之師，謹遵前次諭旨，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卽南汝光許等郡，隨賊所向，跟蹤追勦。其營務處李昭慶所辦游擊之師，鞍馬尙未齊備，臣已疊次派員進京買鞍，出口買馬，待至臘底辦齊，卽令李昭慶馳赴河南，與劉銘傳各帶馬兵萬人，同作兩枝游兵，倣照僧格林沁之法，與該逆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而濟寧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之兵，仍舊鎮駐不動，以備賊匪流竄時，迎頭截擊。惟臣處湘淮各勇，向來不住民房，支搭帳棚，行走不能迅速。現擬購雇大車，兼買駱駝，發交劉銘傳、李昭慶等軍裝載輜重，俾師行無遲鈍之慮。民間無滋擾之虞。近歲車輛極少，能否多辦，以供游兵之用，尙未可知。除俟辦理就緒，續行具奏外，所有寧陵扶溝等處擊賊疊獲勝仗，並現籌勦各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擬調鮑超會勦西路片

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

再臣欽奉到十月十五日寄諭：「南陽捻逆，豫軍既不能勦除，恐其日久裹脅愈多。前諭鮑超由襄赴豫，曾國藩

覆奏有與李鴻章商籌協餉數成。嗣因官文奏稱該提督游勇太多，漫無紀律；上杭之勇，聞有赴豫之信，恐引羣呼類而來，請飭仍赴江右。第念鮑超勦賊，向稱勇往，若令嚴汰游勇，安加鈴束，使該提督有敬懼之心，未始不可資其攻勦。官文恐鄂餉難支，因有飭赴江右之奏。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爲商酌，於江蘇接濟數成餉需，並令該處督將游勇，嚴行裁汰，不許任意招留。卽札令赴南陽勦賊，統歸曾國藩節制，以一事權，而資鈴攝。倘事屬可行，卽著一面札調，一面奏聞，用期迅速。一等因欽此。臣查鮑超之所短，在貪將多兵，濫收降卒，取下專尙威嚴，條理不甚清晰。其所長之處，在威名久著，爲賊所憚。平日本有敬懼之心，又慕古人忠藎之名。自金口軍叛以後，該提督鑑於前車，以後斷不敢輕收降卒。若令少統數營，赴豫勦捻，餉項則不甚缺乏，米糧則派員專管，獎其多年之勳勞，助以後日之忠慎，必於大局有裨。惟進兵之路，須以襄陽爲老營，乃能北控南汝，西蔽鄖陝。凡銀米軍械子藥等事，均應由湖北糧台作主。江南雖可協餉數成，而不能隨時照料。臣前已函商官文，一俟接到覆信，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俾該軍米糧有著，臣卽當奏調鮑超會勦捻匪，專辦西路。合先附片陳明，仰慰宸廑，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疊奉諭旨覆奏摺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欽奉十月二十七日寄諭，以豫省賊數益衆，飭臣統籌全局，將原設西鎮兵勇，移向西進，步步進逼，臣亦當移營進紮，就近督勦。又奉十一月初六日寄諭，飭臣斟酌情形，相機前進，各等因。欽此。竊臣奉命勦捻，業經奏定徐州臨淮濟寧周家口四處，設立重兵，則此四處臣皆可駐紮，以初非有所懸於徐州，有所怯於周家口也。不過因東北則畿輔，爲天下之根本，東南則江蘇，爲臣軍之根本。故臣視東路略重，駐徐州略久耳。自十一月初間，捻匪由山東全數竄豫，臣卽擬進駐周家口。又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不克遽行赴豫，業於上次奏明在案。臣於秋間籌算除僧格林沁留遣馬隊，汰存一千八百有奇外，又有新調之察哈爾馬

隊一千，又有餘馬一千，又有借用鮑超所購之馬八百，以爲必可敷用。不料察哈爾馬匹倒斃，已及三分之二，存者亦瘦弱不堪，不得已又復派員出口買馬。屈指計之，兩次買鞍者，年底均可回徐；兩次買馬者，回營早遲難定。臣擬派李昭慶於正月統帶萬人赴豫，與劉銘傳分途進剿，無論欠馬若干，但就現有馬匹，先行勦辦。所恃步隊尙多，足以輔騎兵之不及。臣亦定於正月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惟臣於東路終不放心，擬令李昭慶由徐徑赴河南，臣則先赴濟寧、兗州、曹州一帶，察看情形，并查閱黃河、敵船，再由歸德、陳州，以抵周家口，庶地勢之執重，執輕留兵之宜多宜少，臣胸中較有把握。別有一事，與勦捻大有關係者，銅山、沛縣等處，有湖團焉。咸豐四五年間，山東曹州一帶，黃河汎漫，難民唐守忠等，遷徙銅沛境內，多係微山湖涸出之地，久之聚至數萬人，佔地百餘里。當時在事官吏，不能遣之回籍，暫與撫綏，因就東民所佔地畝，設局丈量，定爲上中下三等，科則納租充餉，耕種豐稔，漸臻富強。在東省難民，以爲全係湖荒之地，在銅沛居民，則以爲霸佔有主之產，爭訟多年，屢釀巨案。吳棠等曾疊次具奏奉旨查辦。本年十月，賊竄沛縣，逆首任柱、牛洪、賴汶光等皆住湖團之內。臣處生擒賊供，多稱係湖團信函邀約而來。沛民平日本與湖團爲不解之仇，至是愈以團民勾匪，紛紛控告，有不能一朝居之勢。而湖團中如唐守忠父子，罵賊殉難，全圩房屋焚燒殆盡，則又忠節昭然，乃沛民仍以叛逆目之。若不早爲之所，則沛民與團民必且械鬥不休，而良團與莠團亦且真僞莫辨。臣擬將通捻之團，酌量懲辦，而其餘數萬人，全數資遣回籍。現經兩次派員前往山東、鄆城、鉅野等處，察看該團民原籍，尙足安插否？如其可以安插，則遣之東歸。在沛縣可免佔產之訟，在徐州亦無招捻之窩。臣再將資遣事宜專疏奏辦。而臣之赴豫，則須稍遲。如其不可安插，臣亦不勉強驅遣。在徐州不無後患，而臣之赴豫，可以稍速。理合預爲具奏，以慰宸廑。又奉十一月初六日寄諭：「飭臣檄調鮑超統帶新募各營，馳赴湖北，由襄陽一帶，相機進剿。一切進止機宜，仍歸曾國藩妥籌調度。其鮑超留江舊部，仍令歸婁雲慶統帶勦辦。」等因。欽此。本應欽遵辦理。惟臣接官文來函，鮑超必欲統帶多兵，鄂省實難供應。雖江蘇分任協餉，尙恐不足以資挹注。

又接李鴻章來函，粵中賊氛尙熾，汪逆悍黨數萬人，以一隅遙爲牽制，而我數省不得解嚴。須留鮑超在江，方足支撐各等語。又聞汪逆近已竄陷嘉應州，窺伺閩汀。臣思鄂省之餉源既如此，江粵之賊情又如彼，不敢固執己見，致誤事機。目下鮑超一軍，已由贛州進兵，暫難調遣。應俟江粵全境肅清，再檄該軍勦捻，庶不至往返僕僕，顧此失彼。所有疊奉寄諭恭疏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摺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國藩於同治元年二月覆奏安徽省城仍建安慶案內，請再專設長江水師提督，及總兵以下各官，奉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吏部等於五月二十三日定議，具奏准其設立長江水師，而於總兵參副以至千把，應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臣體察情形，再行詳核議奏。三年四月，奉旨以淮揚鎮總兵金翼升補授長江提督之缺。六月，克復金陵，濱江五省戰事大定，卽應將前募之水勇，改爲經制之水兵，核定章程，會議具奏。特以勇丁之口糧較多，額兵之口糧極少，相去懸絕，難于酌中定議。展轉籌思，是以覆奏稍遲。臣國藩於咸豐二年臘月初招湘勇，維時長沙甫經解圍，各路兵勇往來湖南，絡繹不絕。臣徧查餉章，參差不齊，惟張國樑之勇，每月五兩四錢，江忠源之勇，每月四兩五錢，該兩軍最爲有名於時。逮三年夏間，勝保奏請招募陸勇，月餉四兩五錢，戶部議准江南大營循而行之，遂定爲報銷之常例。臣於三年冬間，召募水陸兩軍，陸勇酌減爲每月四兩二錢，而親兵什長則稍有增加。水勇酌減爲每月三兩六錢，而礮手舵工稍有增加。厥後銀價日賤，米價日昂，咸豐十一年，楊載福等請將水勇加爲每月三兩九錢，至今未改。臣復詳加詢訪，如山東河南餉章微少外，其餘江楚閩浙等十餘省勇餉，均係四兩有奇。目下各路招集陸勇，紛紛未已。若水軍驟爲大減，則人皆去爲陸勇，誰復願充水兵？臣所議章程，於兵餉條暫從其優，一俟軍務告竣，再行酌量核減。審時度勢，有不能不出。